

春思秋怀忆故人

——冯承柏教授纪念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冯承柏教授纪念集编委会 编



春思秋怀忆故人

——冯承柏教授纪念集

冯承柏教授纪念集编委会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思秋怀忆故人：冯承柏教授纪念集 / 冯承柏教授纪念集编委会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310-03022-4

I. 春… II. 冯… III. 冯承柏(1933~2007)—纪念文集 IV. 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62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12 插页 335 千字

定价：4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在我的印象中，凡熟悉冯承柏教授的人，无不深为他出众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和高昂的探索兴致所折服，觉得若天假以年，他必能在许多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其实，冯先生谢世时已年逾七旬，按照前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也算是得享天年了。可是大家都为他的去世而悲痛和惋惜，都觉得他没有完全发挥才华，并未充分施展抱负。冯先生是一个见多识广、精力旺盛、兴趣广泛的人。以往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见到他，听他谈起自己近来的工作，总能得到新的信息和新的启迪，不由得由衷地赞叹他锐意求新的精神。他始终活跃在学术的前沿，在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中，保持着一颗永远不老的心。我想，他的离去何以给人一种强烈的“天妒英才”之感，主要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吧。

冯先生不是一个于今大学里常见的那种专家型教授。他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本人却没有念过大学，后来成了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人们难免觉得有一种传奇色彩。也许正是因为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就没有形成狭隘的专业意识，不受学问门户的局限，只是凭着自己对知识和思想的兴趣，出入于众多的专业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了令人称道的建树。我们可以读到许多缅怀冯先生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大多是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作者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众多的专业领域，而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称颂冯先生的博学、睿智和敏锐。这不正是冯先生治学广博的活见证吗？

与一般学者相比，冯先生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刻意追求著作的数量。他已刊的著作不算太多，也没有什么“鸿篇巨制”。在我看来，以冯先生的聪慧、博学和敏捷，做到“著作等身”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反感那种“以字数论英雄”的学术浮躁之风，不肯草率地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在读研究生时，同学们中间经常传阅冯先生的论文手稿，其材料之丰富，见解之不凡，受到大家一致的推崇，但我始终

没有见到这些论文正式刊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开过好几门前沿性的课程，如“西方社会科学与史学”、“西方博物馆”、“美国社会经济史”等；他的讲稿材料翔实，讲解新意迭出，大家都盼望他将这些讲稿整理出版，以惠及更多的人。当时冯先生笑而不答，此后也没有见到它们公开出版。这体现了冯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他不愿发表自己觉得不够成熟的文字。这样就使他的著述能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别的领域我不敢妄言，在美国史方面，他于80年代中期发表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一文，在当时的口碑中，有“代表近年美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美誉；直到今天，它的学术价值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在学生的眼中，冯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作为学生，在有意无意中所持的“好老师”的标准，大体包括这么几点：既有丰富的学识，又有表达学识的口才，更有让学生分享这些学识的善意和热情。冯先生堪称这种“好老师”的典范。凡听过冯先生课的人，无不叹服他知识广博，见解深刻，应对敏捷，口齿流利而表述严谨。八十年代中期，冯先生正当精力充沛、意气飞扬的盛年，他意识到社会科学在史学变革中的重要性，为历史系学生开设了“西方社会科学与史学”课程。我们这些研究生和本科生一起，十分踊跃地选修这门课；能容纳六七十人的教室，上课时总是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课后我们意犹未尽，冯先生和他的课仍是谈论的话题。大家除了倾慕、赞叹冯先生的学识和风采，更有一种探求知识、向往高妙学术境界的冲动。一门课能在学生中产生这样强烈的反响，当然只有杰出的教师才做得到。在课堂以外，同学们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总会想到向冯先生求教；而他在不经意间流露的只言片语，便能给人茅塞顿开之感。

在南开，冯先生是一位知名度很高、受人敬重的教授；在国内的美国学界，他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他的组织能力，他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的业绩，对南开乃至全国的美国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推动。

冯先生是南开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在杨生茂教授的带领下，在美国史研究室苦心经营，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其实，他在美国史领域专门做研究的时间并不长。文革后期美国史研究室逐渐恢复工作，他受“政治问题”的牵累，只能做一些不能署名的资料整理和翻译工作；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前期，他真正着手做研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数篇有分量的论文；可是，正当国内同行惊叹他“势头很猛”的时候，他出于工作需

要,把重点转向了博物馆学的研究和教学。此后,他在美国史方面间有新作,而数量已不如从前。但是,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以出众的学术敏感和厚重的文史功力,先后就马汉的海权论、美国的工业化、内战后的南部经济、中美城市史比较等问题进行探讨,所发表的论文都深得学界好评。如果让我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发表的美史论文中挑选十篇佳作,冯先生的文章无疑是首选。

在学术成就之外,冯先生对美国研究的发展还有多方面的贡献。他在八九十年代主持南开美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把它建成了一个积极活跃而成绩斐然的美国研究重镇。他的英语表达能力极好,与美国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成功地组织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活动。1988年初冬,在美国首次总统就职200周年纪念来临之际,他在南开举办了“美国总统制研讨会”,从美国请来了一批在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颇负盛名的学者,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詹姆斯·伯恩斯和托马斯·克罗宁。而在国内一方,冯先生则大胆起用年轻人,给我们这些在读的研究生提供了在会上报告论文的机会。冯先生事后说,当他向美方提出这一方案时,他们的反应似乎是“学生们有什么可报告的呢”;但结果却让美方与会者颇感意外和惊喜。显然,中国美国研究新生代的冲击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年在会上发言的年轻人中,确有不少人成了这个领域的知名学者。

邀请外国学者来南开讲学,也是冯先生用力甚多而收效很大的工作。在冯先生担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有一段时间受中美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邀请美国学者来华讲学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但这期间在南开园仍能时常见到美国学者讲学的海报。在冯先生请来的美国学者中,我记得最有名的是美国宪法史学者斯坦利·卡茨和女性主义运动领导人贝蒂·弗里丹。在外国学者讲学时,冯先生有时用中文做一番概述和评论,以帮助听众了解内容和主旨;有时则向演讲人提出一些有深度的问题,从而引发热烈而精彩的讨论。参加由冯先生主持的学术讲座,总能在活跃的气氛中感受到强烈的思想冲击。

冯先生给南开和国内的美国研究留下的另一份丰厚遗产,乃是图书资料的建设。他在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在图书馆五楼开辟了一个专门的美国史书库,将原来分散的美国研究藏书集中起来,分门别类地排列,派专人负责管理,使用特别方便。而且,由于冯先生与美国

使馆文化处和亚洲基金会的有效沟通,有关美国问题的新书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那时我们经常出入这个书库,每次都有一种身临福地的愉悦和畅快;在那些摆得密密麻麻的书架中间缓缓移动,不时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除了南开的学生,还常有外地的研究人员光顾。没有冯先生的努力,南开图书馆决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使各地研究人员都能受益的专门书库。可惜,随着冯先生的离去,这已成了历史。

关于网络资源对新时代学术的影响,冯先生有着超前的敏感。他比年轻人都更热心于学习和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南开教师最初共用一个电子邮件账号,就是冯先生以自己的名义申请的;像“光盘数据库”、“网络在线数据库”和“美国记忆”之类的新鲜名词,我们最早都是从冯先生那里听到的。不仅是在南开,而且在整个国内美国学界,冯先生都是最早重视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尝试的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南开美国史教师和学生在网络资源的利用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国内高校较早开设网络资源与历史研究的专门课程的教师,就出自冯先生的门下。在今天,研究美国史离开了网络资源,几乎是寸步难行的;任何一篇学位论文的参考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必定是来自网络数据库。我们在网络资源利用方面能有今天这种局面,冯先生的先行和开拓之功,是不能忘记的。

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位热情开朗、探索不止的学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们今天纪念冯先生,除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和缅怀之外,更带有对一种特殊的学者风范的向往。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专家主导的时代,而且我们的大学教育还在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专家。专家的长处是在某一点上钻研很深,其不足是偏蔽固陋,甚至缺乏常识。专家的文章富有学识,但可能缺少一点情趣,看不到那种纵横挥洒、汪洋恣肆的气象。我们在纪念冯先生的同时,也热切地盼望在这个专家的时代能多一些像他那样的博学之士。如果我们在专业工作中兴趣广泛一些,力争懂得多一些,努力把学问做得洒脱一些,难道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剑鸣

2008年3月

冯承柏自序

——我的生活历程

我一直想写一点自己的东西，自传也好，随笔也好。我今年 67 周岁，总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迟迟没有动笔。近来听说把我列入天津电视台题为《天津人》的电视报道名单，我决意动手做一些准备。

按照惯例，我应该从自己的家世谈起。冯家是天津的盐商，拥有引地 17 州县。道光年间，冯氏家族被查抄，于是举家迁至涿县。我的曾祖父名守训（1829—1865）科考取誊录敕授承德郎。祖父冯学彰（1863—194?）字介清，是曾祖的三子。他留下一部《冯介清——甲子编年纪录》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本人从出生到 57 岁的经历和家中的大事。老人颇有自我批评精神，认真地审视了自己的前半生，秉笔直书，没有文过饰非，是一份宝贵的遗产。盐商以政府授权，出租引地为生。自己并不从事任何经营。父亲在解放前就说过，盐商是不折不扣的剥削阶级。他和我叔叔冯文洛早就对盐商家庭的腐朽生活方式深恶痛绝，决心自食其力。祖父冯学彰，青年时代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40 岁以后幡然悔悟，改弦易辙，办新式学堂和慈善事业。所以父亲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进了祖父办的养正学堂，接着又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中学毕业后于 1917 年赴美留学，1922 年又到德国深造，1928 年回国，在国外求学达十一年之久。此后，一直在大学任教。1930 年起曾任南开大学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代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 年后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天津历史博物馆馆长直至 1963 年去世。

母亲方面，黄家也是书香门第。母亲 13 岁起即随长兄到北京上学，后长期在医院做护士。经其三兄黄钰生介绍于 1930 年与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父亲结婚。母亲曾是上世纪 30 年代南开大学幼儿园和附属小学的创建人之一，曾任天津仁立食品厂保健医生，1962 年退休后在南开大学卫生室义务工作 6 年，亦曾长期义务做街道工作。母亲是位贤妻良母，而且乐于助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任南开区政协委员、区妇联委

员。在邻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关于我个人，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出生到“反右”运动（1933—1957），24年；第二阶段，从被错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到平反（1958—1979），21年；第三阶段，从平反到目前（1979—2000），22年。这67年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之”字。

我出生于1933年7月23日。我是八个月出生的，俗话说七活八不活，但在父母的精心抚养下，我活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第一个难关。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家境优裕，营养充分，身体健康，有父母的爱护和良好的教育。我的童年是在南开大学幼儿园和西南联大附小和附中度过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带领全家从南开园迁入英租界（今南海路永康里3号）。1938年9月父亲只身赴昆明，我则入耀华小学一年级。1939年9月母亲带领我们姐弟三人从海路经香港、越南赴昆明。

昆明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山青水秀、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一雨成秋，美景如云，令人流连忘返。西南联大附小、附中的学习生活是难以令人忘怀的，这两所学校是我舅舅黄钰生的得意之笔。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心理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一直在南开大学任秘书长。创办联大师范和附中、附小是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附小、附中有一支很好的教师队伍，由西南联大的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例如，我上小学四年级时，语文老师是当时在联大中文系学习的冯钟云，后来在联大和北大任教。第一次上课她在黑板上写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几个字，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教地理的杨老师是联大地理系的教师，他每次上课时都将一幅世界地图挂在黑板上，让我们识别世界主要国家的位置，以及重要的山脉、河流、湖泊、海洋等，这些自幼学到的基本知识，至今不忘。小学毕业时我考了个前五名，被保送入联大附中初一一组。英文老师杨简平，是联大外文系的教师。上课时她采取的是直接教授法，从学习26个字母起，她一直用英语讲课，辅之以手势，不说一句中文，逐渐的我们都听熟了课堂用语。她的发音清晰、准确，是标准的不列颠英语，读课文时抑扬顿挫，学生都陶醉在语音的美感中。这位把我引入英语大门的老师，使我爱上了英语，她的音容笑貌让我一直不能忘怀。语文老师刘禹昌，是联大中文系的讲

师，很有造诣，批改作业很认真。我的作文水平得以提高，从刘老师处受益匪浅。在附中生活中另一件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是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开初我认为学生的天职是学习，牺牲学习进行抗议活动得不偿失，曾经坚持上过一两次课，后来在我的好朋友王耿介的影响下，改变了态度，参加了散发传单的活动。

父亲经常带我去逛书店，并允许我在他书房里随意浏览，这两件事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看金圣叹批注的七十一回《水浒传》，而且将读后的感受写在日记里。《元曲选》是我自己在书房里找到的最感兴趣的一部书，曲子部分文字深奥，我看不大懂，道白部分浅显易懂，足以把握故事情节。像“赵氏孤儿”、“窦娥冤”等脍炙人口的元人杂剧，都是我直接从《元曲选》中看到的。还有一部蔡东藩写的《历代通俗演义》，虽仅有宋史、元史和民国部分，也够我消遣一阵子的了，我的许多历史知识得益于这部通俗读物。上初中后，父亲让我在假期里读《论语》和《纲鉴易知录》，虽不能全懂，也为后来读古典文献打下了基础。我能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词儿写点半吊子的古文，也同这些启蒙的读本分不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全家迁回天津，开始了我在南开中学的学习生活。在此期间，特别是天津解放以后，到5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最大的变化是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普通中学生成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战士，对于这个变化我至今不悔。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众多理论中最值得认真学习的理论，也是最有利于中国走向富强的指导思想。我这个转变，包括组织上和思想上两个方面。在组织方面：我于1949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当年8月由“民青”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1950年12月19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翌年6月19日，转为正式党员。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有几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们是：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青年思想方法论》、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后来又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我最喜欢读的是《资本论》第一和第三卷、《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书，其中有几部著作是参考英文本和德文本读的。

1951年7月未参加毕业考试,我就被组织调到天津市“党训班”学习,后因患结核性胸膜炎而有近两年的养病生活。1953年2月经组织安排,到天津女七中(原南开女中)工作,任毕业班班主任、政治教师、党务专职干部。1955年初被调到天津市中小学教师马列主义进修学院担任哲学教员,不久又调到市委文教部在研究室参加编写哲学概论讲稿,后又成为文教部科学处的一员,分管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1957年3—4月我以市委文教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贯彻毛主席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学习讨论会、大学教授座谈会等,负责记录和整理成简报上报。后来《人民日报》把雷海宗先生的发言说成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停留在1895年”,并加了按语。我认为作为党报不应该歪曲雷先生的原话,然后加按语,显然是按错了。1957年11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58年在下放干部整风时,我给下放干部组长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他作风生硬粗暴,言辞比较激烈,被认为是对党不满。以此为由,文教部党组织搞整风补课对我进行批判,并以支持右派雷海宗向党进攻和为右派雷海宗、吕万和鸣不平的罪名把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给以开除党籍、降职、降薪的处分,继续留农村劳动。1961年又被机关改派到北郊区刘安庄市委机关农场劳动。经过四年的农村、农场劳动后,1961年11月被调回市内,分配到历史教学社任资料员。1963年6月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做美国史教授杨生茂先生的科研助手。文化大革命中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1979年1月23日市文教组郭同志电话,请工作组李寿晋同志转告历史系,冯承柏同志的问题已讨论解决,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工资级别,二十一年的冤案得以平反。1979年1月30日《天津日报》发表虞锡圭的文章:《昭苏万物春风里——天津市错划右派改正工作一瞥》专门报道了我的问题得到解决的前前后后。此后,我的生活、学习、工作得以步入坦途。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与我处于同一年龄段的人们,历经磨难的大有人在,我只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就我遭遇的困境和后来进入顺境而言,都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出生于大学教授的家庭,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从未经历过缺衣少食的生活,也没有过失学失业的遭遇,温馨的家庭生活和良好的学校教育环境是我成长的基础。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这就是缺乏学校以外

的社会经历，相对而言磨练太少，后来的曲折遭遇，可以说是对一帆风顺的修正和补充。我对于经历过的这一切，至今无怨无悔。我总觉得天赐我的良机是够多的了，我也并没有辜负或错过这些良机。我遇到的磨难，同我们民族所蒙受的灾难相比，微不足道（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当我处于磨难之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尽量从磨难的环境里寻找发展自己的有利条件和学习机会，来充实自己。我的原则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和有益的人。

我以为，我走过的路对于我的子女和他们的同代人可能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冯承柏写于二〇〇〇年的“生活随笔”（未完成的自传）之节录。

目 录

序.....	李剑鸣(1)
冯承柏自序——我的生活历程.....	(1)
一位学识渊博高风亮节的学者——我们所敬仰的冯承柏先生	
..... 天津市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九五”投资规划领导小组	(1)
怀念冯承柏教授.....	南开校友总会(4)
痛悼冯承柏教授.....	刘绪贻(6)
不能忘却的记忆——怀念承柏.....	苏东海(7)
怀念冯承柏同志.....	聂璧初(9)
永恒的友谊和怀念——我与冯承柏	吕万和(10)
回忆我和冯承柏教授相处的二三事	熊性美(17)
好学多才 乐于助人	易廷镇(21)
悼承柏弟	黄燕生(22)
痛悼承柏弟	张纯宜(23)
纪念承柏弟	黄书琴(24)
一位思维敏捷、关注前沿的学者.....	梅仁毅(26)
痛失知音——沉痛哀悼冯承柏先生	黄安年(29)
缅怀承柏同志	张 颖(32)
共事两载相知相识 为人坦诚永值崇敬	
——忆冯承柏同志	罗宝轩(36)
冯承柏：现代中国一个有远见的学者	
..... 罗兰·费希尔和夫人瑞切尔·费希尔	(39)
向冯承柏教授致哀的信	李华伟(46)
遥远的怀念	詹姆士·布劳肯博士(48)
不向命运低头的好汉——冯承柏同志逝世周年祭	方 凌(51)
不尽思念忆承柏	韩健民(63)

怀念冯承柏君	施洪业(71)
冯承柏,人们想念你	华克协(73)
怀念承柏同志	霍世亮(76)
忆承柏	杨东屏(79)
忆老友冯承柏	杨菁荀(83)
怀念承柏同学	刘令仪(85)
怀念承柏同学	乔 净(87)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深切缅怀冯承柏先生	董 刚(88)
敬业、勤勉、探索、创新的好先生——缅怀冯承柏教授	刘 欣(94)
丝丝缕缕的回忆	李秋实(96)
忆冯承柏先生	郑克晟(100)
追求卓越勇于奉献的冯承柏先生	洪国起(103)
怀念承柏兄三事	冯尔康(106)
忆承柏	刘泽华(108)
冯承柏同志助人为乐的精神——记对我帮助的两件事	陈志远(112)
忆承柏——往事并不如烟	王敦书(114)
缅怀承柏先生	曹中屏(120)
深情忆承柏先生	陈振江(124)
追思冯承柏学长	纪文郁(128)
怀念冯承柏兄	周九皋(130)
大师风范 五月鲜花伴君行——回忆冯承柏	郑蔚华(132)
一次相遇永生难忘	陈克宽 陈克俭(135)
永怀挚友承柏兄	张 象(137)
永远怀念冯承柏先生	傅 玫(139)
念冯公	梁吉生(141)
勤奋与博学——缅怀冯承柏先生	王振锁(143)
永远的师长和榜样——忆与承柏同志共事的日子	李文祯(145)
回忆冯先生对天津市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和创新素质教育 工作的支持和指导	许家梁(148)
敏锐、广博、深邃——怀念冯承柏老师	韩 铁(150)

忆冯承柏先生二三事·····	孙立群(154)
冯承柏教授:一个永远追求新知的学者·····	任东来(158)
神灵飞动的良师益友——追忆冯承柏教授·····	余茂春(162)
回忆冯承柏教授·····	张国刚(165)
怀念冯承柏老师·····	谷启楠(167)
深深的追思与回忆——悼念冯承柏先生·····	刘海岩 郝克路(169)
良师益友·····	陈 克(172)
缅怀冯承柏先生·····	李爱华(174)
我认识的冯承柏先生·····	陈志强(176)
不尽的思念——缅怀冯承柏·····	李 华(179)
深切怀念冯承柏教授·····	刘 毅(181)
学者风范、良师益友——纪念冯承柏先生·····	关信平(183)
谈冯承柏先生的毅力·····	杨令侠(187)
忆冯承柏先生·····	李建军(190)
令人尊敬的学者和长者——悼念冯承柏先生·····	李 云(194)
深切缅怀西方博物馆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冯承柏教授·····	黄春雨(197)
周年忌日祭馆长·····	王淑贵(200)
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	陈成桂(203)
可亲的长者,可敬的领导——缅怀冯承柏馆长一二事 ·····	范郁林(209)
风华婉转忆斯人——记冯承柏先生·····	郭长虹(211)
回忆与冯先生的点滴学术交往·····	邓丽兰(215)
回忆冯先生·····	胡妍妍(217)
缘为书来又为书逝——追思缅怀冯承柏先生·····	唐承秀(219)
回忆冯馆长·····	于 红(222)
忆冯承柏先生与南开档案·····	李世锐(224)
忆冯承柏先生·····	陈瑞雪(226)
痛悼冯承柏先生·····	陈奕平 吴金平 秦 珊 龚泽宣等(228)
冯先生印象·····	国以群(229)
生命中的导师·····	范云萍(232)

怀念恩师冯承柏先生·····	(美国)王 晖(237)
我师冯承柏先生安息吧·····	吴十洲(244)
祇今唯有千行泪 目尽青天送我师	

——怀念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奠基人之一冯承柏教授

·····	胡 健(248)
难忘导师·····	李菊菊(253)
恩师冯承柏教授逝世一周年祭·····	罗 宣(255)
回忆我的导师冯承柏先生·····	王 纯(265)
学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追忆吾师冯承柏先生	
·····	刘征宇(268)
怀念我的忘年交冯承柏老师·····	郭航东(270)
我热爱的一家人——怀念冯承柏·····	冯姚平(278)
忆爸爸·····	冯宇澄(283)
我爱爷爷·····	冯玥明(287)
想念爷爷·····	冯玥莹(288)
一部中国近代长芦盐业史:天津冯氏家史零拾	
·····	黎汉明 关文斌(289)

附录

冯承柏教授生平·····	(302)
2005 年底致亲友的一封信 ·····	(306)
冯承柏年谱·····	(308)
冯承柏著述目录(1965—2006)·····	(338)
后记·····	(346)

一位学识渊博高风亮节的学者

——我们所敬仰的冯承柏先生

天津市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九五”投资规划领导小组

每当我们回忆起天津市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九五”投资工作，仍然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仍然难以忘记大家共同奋斗的日日夜夜。实验室建设“九五”投资工作使我们结识了冯承柏先生，他作为市教委、市财政局聘请的专家组组长，以其渊博的知识、对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风亮节的人品，同专家组这个优秀团队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实验室建设“九五”期间专家的咨询、论证、把关任务，使整体投资工作形成亮点，为投资工作争得了荣誉。

虽然岁月已流逝，但所有参战的同志们仍引以为荣，看到了“九五”投资对天津高等学校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为结识冯承柏先生这样的学者而感到自豪，被他做人、做事的风范和人格魅力所折服。

在市教委、市财政局的领导下，天津市市属高校实施了实验室建设“九五”（1996年至2000年）投资规划。投资规划确定五年投资总额为2.41亿元，主要用于市属高等学校基础和专业基础实验室建设。建设目标是：“要面对天津市高等学校本、专科教学环节中基础实验室、专业基础实验室的现状，经过五年的建设，使基础和专业基础实验室能够适应本、专科基本技能训练的要求，达到或超过国家教育部对生均有效设备值的基本要求；建立和完善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建成一批装备较好、具有学校办学特色的实验室”。

“九五”投资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不同类型学校投资规划的审定、投资年度计划的落实、实验室现状与长远发展、管理体制的规范以及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等多项内容，为做好投资规划工作实现预期的建设目标，市教委、市财政局决定将“组织机构、项目管理、专家论证、集中采购、奖惩制度”等新的管理机制贯穿投资工作全过程。依靠专家学者对投资项目进行咨询、论证是这次投资创新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和专家组组长的人选成为投资前期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经院